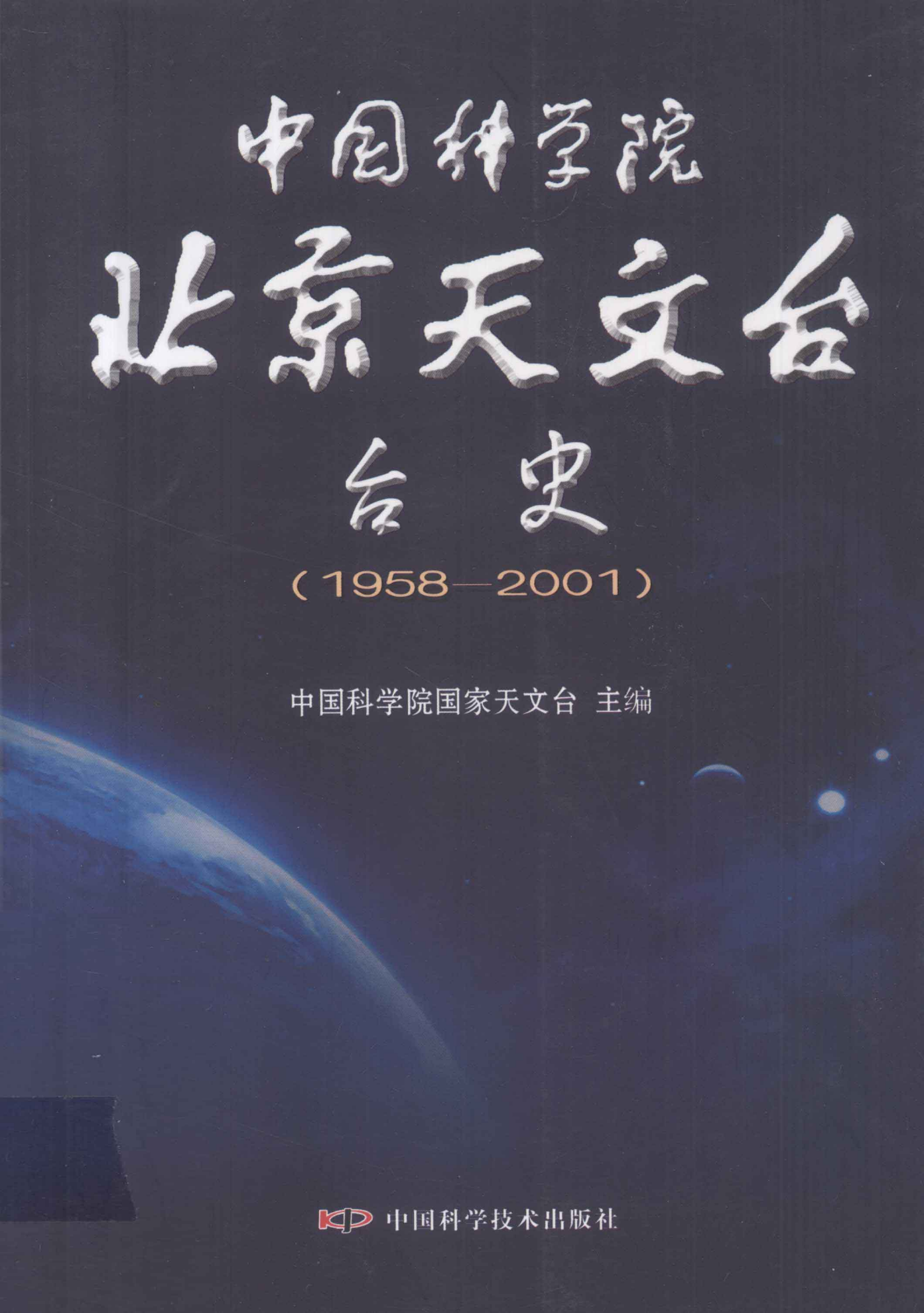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 北京天文台 台史

(1958—200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

(1958—200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 (1958—2001)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编.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046 - 5540 - 0

I. 中… II. 中… III. 天文台—史料—北京市 IV. P11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5188 号

本社图书贴有防伪标志, 未贴为盗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010 - 62173865 传真: 010 - 62179148

<http://www.kjpbooks.com.cn>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75 插页: 16 字数: 450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凡购买本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
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

编写组

组 长：洪斯溢

副 组 长：沈海璋 柯大荣

成 员：罗定江 韩延本 朱永和 邹振隆 沈龙翔

蒋世仰 傅其骏 张国权 蓝松竹 曾宪惠

罗定昌 郭红锋

特约编辑：邹振隆 郭红锋

图片编辑：尹济生

策 划：赵 晖

责任编辑：赵 晖 夏凤金

责任校对：凌红霞

责任印制：安利平

封面设计：照心

序

北京天文台（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并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龄”不足50年，看起来似颇短促。但如果用历史的时间尺度来度量，它还是在中华古国文明的道路上走过了百分之一的路程，而同一时期正是从“大跃进”到“调整巩固”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大动荡、大变迁。准确描绘这一段时代背景恐怕需要的是一两代历史学家的努力。而这样的背景下，受其影响，一项事业、一个机构，乃至一个人的经历同样是跌宕起伏，难以写真。可以举一个例子：北京天文台最早的工作基地——沙河工作站。它一开始的两间竹板房是北京天文台的第一个实验室，启动了射电天文建设；接着按原计划在那里建了“时间服务”，后来又添上了“人造卫星服务”；继而全台各门学科陆续进驻沙河站，使它一度成为繁忙的临时“大本营”，好几个业务团队在此“整军待发”；“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却变成了一所“牛棚”；而今天这一切都已经消失，雄踞在那里的是一座颇为气派的私立寄宿学校，不过在一个角落里还留有几间屋子见证“天文学的产业化”。还有一个展室，展现了这个小小天文单位的“文物化”。真可谓几度沧桑！

当然，这种沧桑是“正道”、是整体进步的局部反映。而举这个例子可以表明，为这样一个工作站写出有骨有肉的历史显然绝非易事。这不但是因为“历史地”理解这些“沧桑”，或把这些“沧桑”置入历史的框架需要掌握更多的资料、需要下更大的历史学工夫，而且因为这“一沧”和“一桑”之间的历史资料会更容易湮没，而实际上是不断地在湮没！

当然，沙河站的情况并非孤立，天文台的其他部分也各有各的“沧桑”或“桑沧”。写出一部北京天文台50年里创业的艰辛和发展的曲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历史当然不能不写。这些困难只是说明写这样一部历史不能一蹴而就，既必须为分析历史背景的影响留出更多的滞后时间，又必须面对资料任务的繁重，尤其是许多资料已经湮没的事实。于是北京天文台台史的编者决定尽早动手，先把史实的掌握提上日程。

实际上，掌握史实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再以沙河站为例：从最初建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工作站先后有过五位负责人（编者按：即俞文楨、史润兰、赵瑞盛、韩锡三、梁学增），他们如今均已作古；而在那里，足以标志当年一个天文学基地的实物，大部分已经了无痕迹。

历史，大到一个朝代的正史，小到一个人的传记，总是要分为两个步骤来处理的：首先是见证者的实录，然后是治史者的著述。著述实质上是历史研究，不必拘于一家之手。而实录则有赖于见证者的求实、求真、“细大不捐”。历史研究是长期的，而实物的或文字的、自制的或偶成的实录，则是构成历史的细胞。今天我们关注的北京天文台历史，首先应当是这近50年间见证到的实录。

回顾 20 世纪，北京天文台，当年作为我国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产物，在我国近代天文学史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北京天文台的工作同志有责任为我国天文学界记录好、保存好、整理好，以及（后继的）搜集好北京天文台创业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实录。在档案文献多有缺失的情况下，台史的编者把完成这个任务的希望寄托在当年当事者的回忆上。于是就有了这部史稿。

这些当事人的“老同志”今天都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们不负所望，以老同志特有的认真负责，完成了使命。书稿按类分篇，分题列条。虽然长短疏密各有风格，但是每读完一篇，都会唤回一部分不应忘却的记忆，这是令人感慰的。

这种分题列条的方式，是“储存”资料最合理的办法。这 50 年里人与事的变迁中有许多突变和间断，但是业务研究，也就是各门分支学科方面的实录，却都基本上维持了“历史的连贯性”。这应当归功于这方面的“人”大多数没有随着“事”变，因而这一部分实录可以说是为历史资料的继续发掘和历史得失的研讨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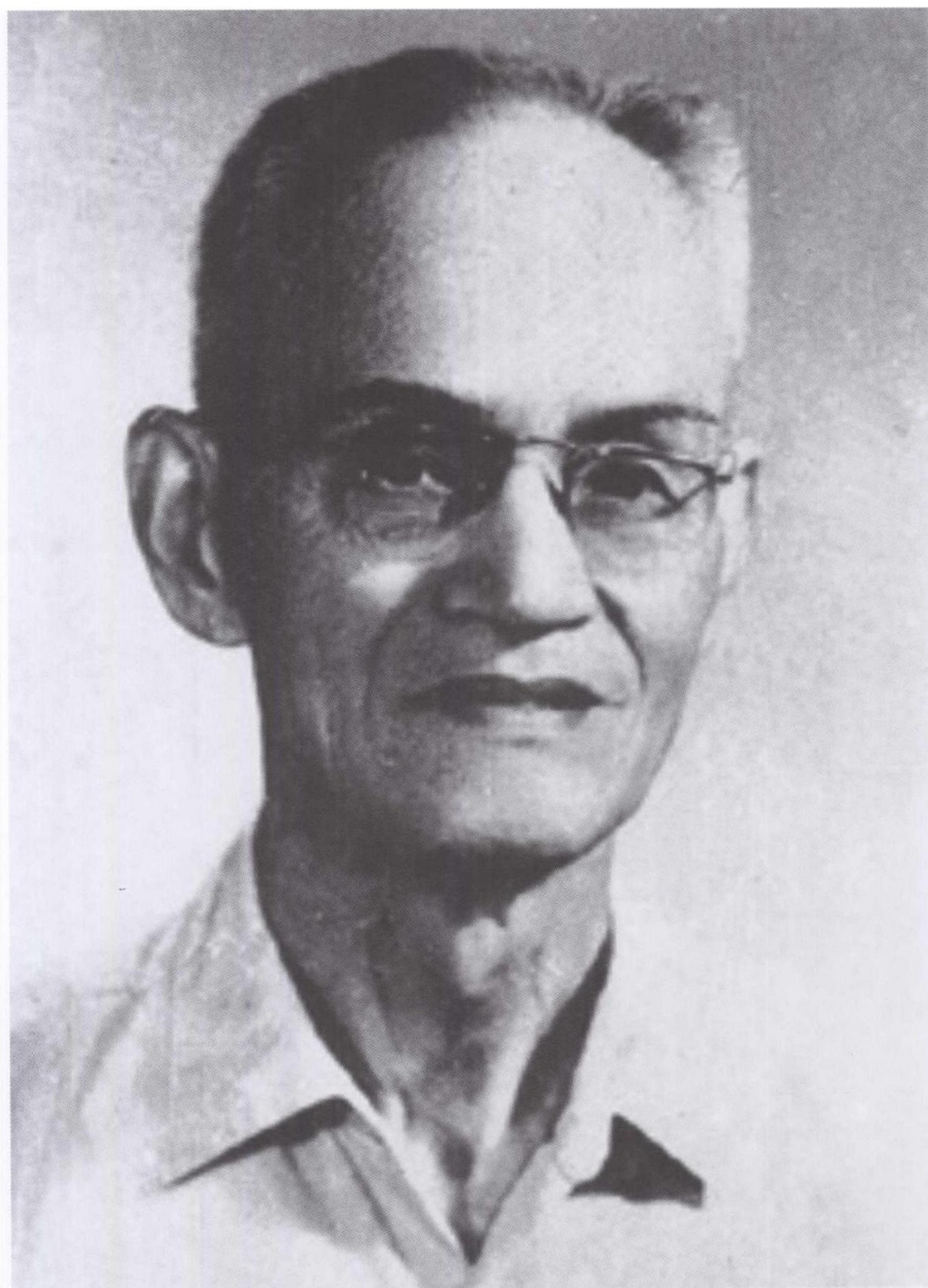
与之对照，全局性建设和行政管理方面这大多是“人随事迁”，实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层以至缺失。其中时间愈久的就愈严重。这使得创业期间材料的搜集变得格外困难。史稿中把焦点聚集到北京天文台的两位奠基人——第一任台长程茂兰和第一任党委书记肖光甲的“生平”追记上。这应该说是创业阶段的台史做了最有代表性的实录，唤回的更是一些不应淡忘的记忆：程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天文台的筹建是当年党的科学政策的体现。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程先生没有亲身实现他对北京天文台建设的愿景，但是他在我国首次引进了现代天体物理观测基地的蓝图，并具体为台址、设备规模和人员培训定了调；他首次在我国打开了与西方国家深层次学术沟通的渠道：他和周培源先生共同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台一系紧密合作的天体物理专业。这些首创，其影响都跨越了“断层”，浸透在北京天文台的历史全程中。同样，肖光甲同志负责执行党的政策，在建设全局上与程先生配合；他带领群众，不辞艰辛，从勘查台址、建立观测基地开始，完成了从零到初具规模的设备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为北京天文台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切实的基础。围绕这两篇“生平”的事迹，将可望发掘到更多的史料，而这些事迹和史料的回归，将有裨益于北京天文台总史的完整度和可溯性。

记得建台之初，程茂兰先生曾经时时带着他的手携摄像机在各种场合摄下影像，随时积累北京天文台建设的记录。可惜在后来动荡的年月里人们普遍失去了这种从容，而大家也始终未能延续程先生的这一倡导。今天这部史稿的诞生，或许也可以稍报程先生的这一初愿。

王绶琯
2006 年于北京



北京天文台首任台长
程茂蘭先生（1905—1978）



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张钰哲先生（1902—1986）



北京天文台首任中共党委书记
肖光甲同志（1913—1979）



北京天文台第二任台长
1987 年起任名誉台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



北京天文台第三任台长
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李启斌



北京天文台第四任台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艾国祥



北京天文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建生



北京天文台总部（1998 年 2 月拍摄）



北京天文台早期（1958—1987 年）在
中关村的总部旧址（此楼第三层）
图为 2007 年拆除前拍摄



1987 年落成的北京天文台中关村办公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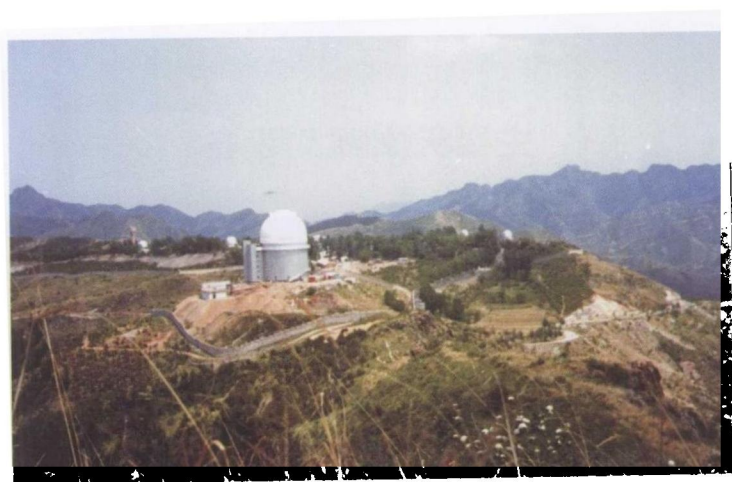
北京天文台各观测站



天津纬度站（197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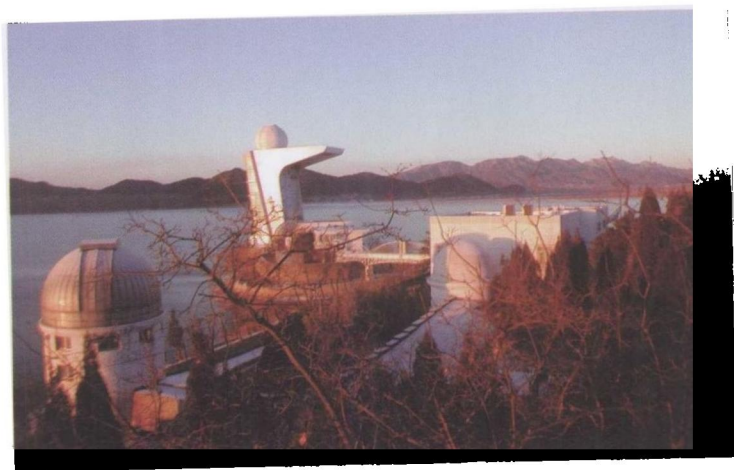
沙河站全景（1970 年）



兴隆站全景（19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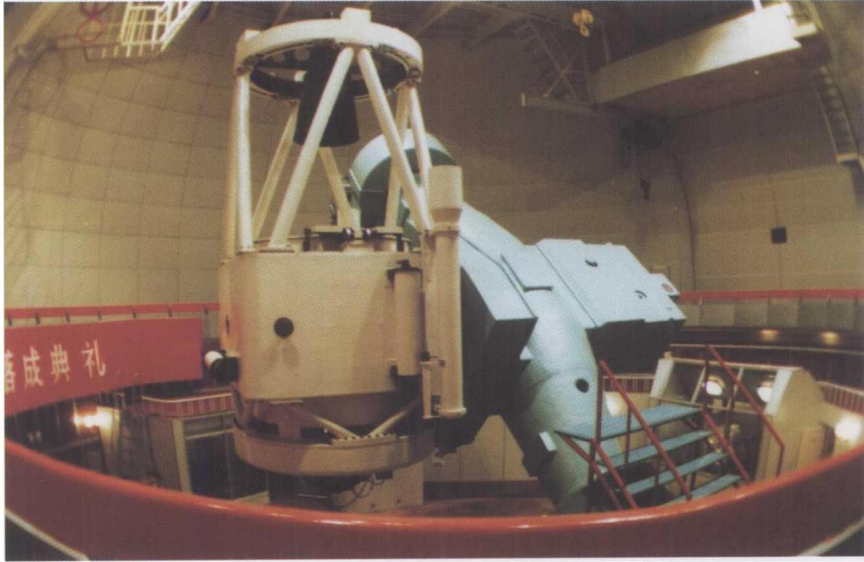


密云站的办公楼



怀柔站全景（1995 年）

主要天文观测设备



兴隆站 2.16 米望远镜（1990 年一）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台大型光学天文望远镜



由中国首次提出并研制成功的能进行磁场和速度场视频测量的
怀柔太阳磁场望远镜(1986年一)



由 28 面 9 米天线组成的密云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1984—1999 年）



中国研制的性能领先世界的沙河站 II 型光电等高仪（1975 年—）



兴隆站施密特望远镜（19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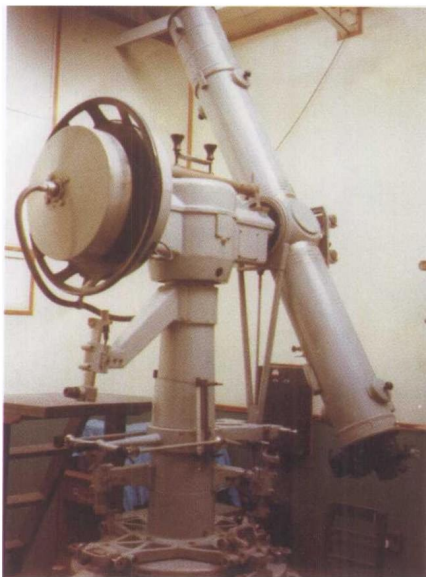
天津站真空天顶筒（1976—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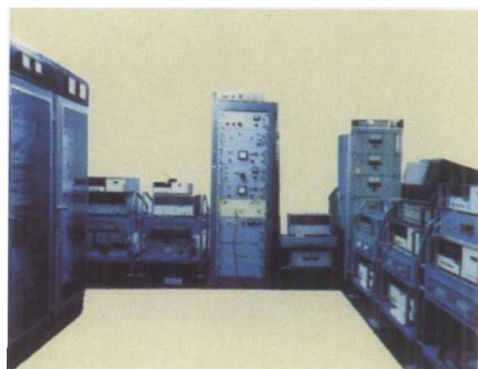
兴隆站 60 厘米望远镜
(1980 年—)



兴隆站 1.26 米红外望远镜 (1991 年—)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台米级红外望远镜



天津站天顶仪 (1958—1999 年)



沙河站原子钟群 (1976—1996 年)